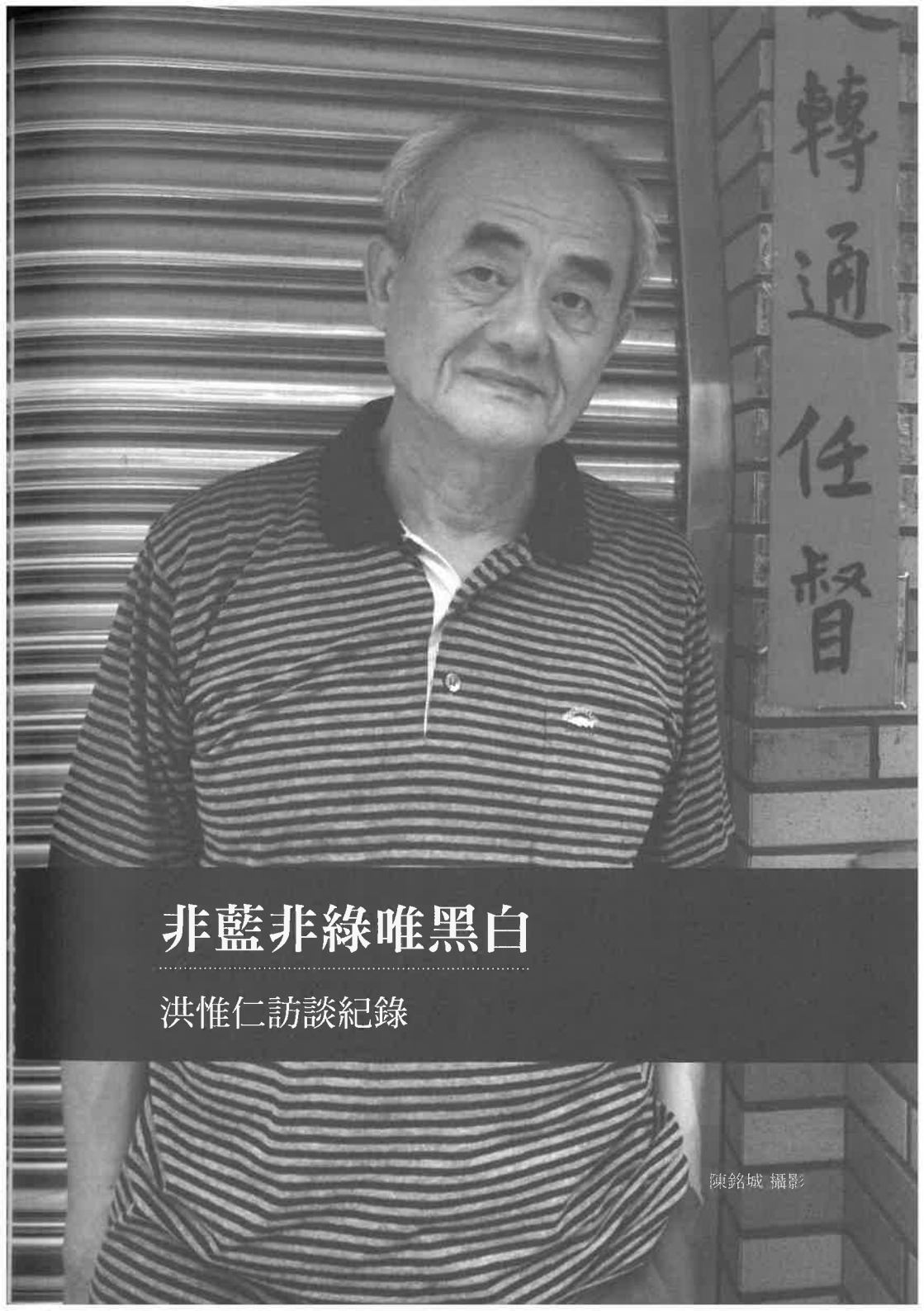




轉
通
任
督

非藍非綠唯黑白

洪惟仁訪談紀錄

陳銘城 攝影

我是嘉義縣新港人，爸爸開雜貨店，生意並不好，因為他並不認真做生意。爸爸愛玩廣東樂，我小時候就會看「工尺譜」。我小學讀新港國校，很喜歡畫畫，每次的畫畫比賽都得到第一名。那時夢想當藝術家。

小學畢業時，爸、媽搬到臺北，我和哥哥被寄養在民雄農校舅舅宿舍。那時我就讀嘉義中學，我交了一些太保學生，他們會保護我，不怕被人欺負，但是他們常向我要錢，我說沒錢，他們竟然叫我去偷我舅舅的錢。這使我很恐懼，因此，我決心搬去北部和父母住，以擺脫這些壞朋友。

父親北遷之初在臺北菜市場擺攤賣魚丸，母親有助產士的執照，在臺北市徐婦產科工作，一年後在萬里衛生所找到助產士的工作，當產婆，為人接生。我搬去跟他們住。



洪惟仁（後排右3）與祖母（中）、父母、哥哥（後排右1）等家人大合照。
（洪惟仁 提供）

原本在嘉義中學讀書時，交了壞學生，不好好讀書，成績滿江紅，所以我重考，考上基隆二中。因相同課程讀了兩次，成績很好，竟變成第一名。初中時，我的數學和國文特別好。我的幾何好，但因為平時調皮搗蛋，我的導師綽號「阿三哥」，名字忘了，對我又喜歡、又頭疼。有一次學校舉行幾何比賽時，阿三哥故意不讓我代表參加，我就自行報名參賽，結果拿到全校第一名。

初中時我就愛上文學，當了《野風》⁽¹⁾文學雜誌的通信員。我寫過現代詩，投稿在報紙上刊登，我也嘗試寫小說。升高中時，我考上基隆中學，因入學考試的成績好，被編進直升班（丙班）。但是，我卻因迷上寫小說，每天藉著自己的想像，寫愛情小說，使得功課一落千丈。原本最拿手的英文課，竟然考不及格。有一次老師考背書，我記得其中有一個題目是填空題：He ____ and ____ her. 我根本沒有唸，哪會背，靈機一動就填成這樣：He lies down and kisses her. 老師發考卷時，對我說：「好好讀書，不要胡思亂想啊！」當時我的成績退步很多，在班上吊車尾，有時不免感到自卑，但是哥哥鼓勵我，哥哥說：「你的頭腦好，小時候家裡請阿榮師來教拳頭（武術），你看一次就會，我卻要學很久哩。」這句話給我信心。

因為成績不好，高二時被貶到普通班（丁班），我的成績反而排在前面。我離開那些成天 K 書而無趣的同學，在丁班恢復

了自信，也交了許多新朋友，我的興趣開始轉向語言。當時班上有上海人、廣東人，我也跟他們學了幾句上海話、廣東話。有一位日本歸臺僑生徐清茂是我的貴人之一。他教我日文假名，教我唱日本歌，我自己讀了蔡茂豐⁽²⁾教授的日語讀本，開始自學日文。那時我的三舅正好沒工作，在我家住了三個月，晚上他就教我日文，建立了我日文的基礎，我高中畢業時就能讀日文小說了。

因為我是嘉義人，我的臺語口音常被北部同學取笑，因此我開始研究各地臺語口音的差別，這是後來我把閩南語方言學研究當成一生志業最初的動機。

我高三同班的同學羅子玄（他後來因筆劍會案被捕）⁽³⁾，也是我的貴人之一，他的父親是基隆市有名的「漢學仔仙」（私塾先生），常聽我談臺語研究，就從他家的藏書拿了連雅堂的《臺灣語典》、《雅言》給我看，我讀得很有興趣，就開始研究臺語，也讀了一些音韻學的書，似懂非懂，常對羅子玄扯蛋，他也靜靜聽我吹牛，所以我把他看成是最好的朋友。但後來他也犯了政治禁忌，一九六九年坐牢了。



洪惟仁的高中同學羅子玄，因「筆劍會邱新德等案」被捕，監禁在景美看守所時所拍的照片。（洪惟仁 提供）

高三時，我們遇到一位國文老師王冬珍，後來到師大念博士，是墨學專家。她是河南人，人很漂亮，又很疼學生，很得學生的喜歡。有一次作文自由命題，我寫了〈臺語的音韻系統〉，用自己的羅馬字整理出臺語的聲韻系統。王老師說「你要研究臺語很好」，鼓勵我大學去讀中文系，中文系有教聲韻學，對我的研究有用處。我把老師的話告訴哥哥，他說很好，叫我去讀中國文化學院（現在的私立文化大學）的中文系，他就是那個系第一屆學生。他說他們的教授很多是師大國文系去兼課的，師資很好。王冬珍老師和哥哥的指點，決定了我人生的方向。如果不是他們，我可能去考政工幹校等免學費的學校，或者隨便考上其他的科系，就沒有後來的我了。我的哥哥洪惟助，後來變成出名的崑曲專家。

高中時，每天搭車往返萬里、基隆。我暗戀上一位美麗的車掌小姐，她叫做李麗華，家住金山，她初中畢業就去客運公司當車掌，我覺得她很美，看到她就很高興，後來非等到她的車班，不肯上車。可是在車上我也不敢跟她講話，只是癡癡地看她就滿足了。常搭乘這班車同學們和司機，都知道我這個迷戀車掌小姐的癡心學生。

有一天，我等她的車班，等到末班車，見到她，才肯上車。因為太累，睡過頭了，沒在我住的萬里下車，竟被載到終點站金山了。那時已經沒車子回到萬里了，晚上怎麼辦？那位客運

司機是外省人，退伍兵，好心地帶我去住他的宿舍。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胡彥。他知道我就是那個暗戀車掌的癡心學生，勸我說：「小老弟，大好前途等著你哩。現在，你覺得她漂亮，將來你考上大學，你的眼光就不一樣了。」在一盞昏黃的燈光下，他的話，使我陷入長考。

那夜，家人等不到我回家，必然是很焦慮。第二天我放學回家時，心裡等著挨罵。可是爸爸、媽媽並沒有罵我。父親問我：「惟仁，你快畢業了，高中畢業後想做什麼？要不要我介紹你去礦場公司當職員？」那時，父親在萬里山上大坪的礦業公司上班，他是在礦場顧馬達和臺車的礦工，每天帶兩個便當上工。他回家時，便當常常已經發臭。

我告訴父親，我要考大學！於是我訂下攻頂計劃，開始準備應考。我沒有上補習班，也沒有讀模擬考試的參考書，我把所有高中教科書由頭到尾看過，先理解一遍，自己抓重點，自己做筆記，自己猜題，該背的就背。結果，我以第三志願考上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的系狀元。

但是中文系的課程使我很失望。課堂上老師教的，不能滿足我的「知識飢渴」，我很鬱卒，都自己到圖書館借書看，到別的系去聽課。

有一天，在圖書館裡，我的前面坐一位老師，注意到我借日文書在看。因為那時候考上大學就要去成功嶺當兵，所以一看

到我光頭，就知道我是大一生。老師看我一個大一生，怎麼會看日文，覺得奇怪，就問我：「日文系的新生嗎？日文書看得懂嗎？」我說：「我不是日文系學生，而是中文系的大一生，日文是自修的，懂一點。」他就問我怎麼自修的，我說：「讀蔡茂豐的書自學的。」我就反問說：「您是日文系的老師嗎？」他說：「是的。」我又問：「您貴姓大名？」他說：「我就是蔡茂豐。」我嚇了一跳，我以為能夠寫這種教科書的，一定是日本時代受教的人，現在至少已經五、六十歲了吧？眼前的這位老師不過三十多歲，怎麼會是蔡茂豐？從此蔡茂豐老師對我很好，我畢業後考上師大國文研究所。他見到我，送給我他的一疊著作，鼓勵我去參加日本留學考，還塞了四百元給我，叫我去買補品，好好準備。我真的花了幾個月時間準備，頭髮掉了滿地，可惜沒有考取。如果那次考取了，去日本留學，得了學位回來，我的命運必然不一樣了。

我會走上閩南語方言學研究，也有一段機緣。先前提過那位貴人，我日語的啟蒙師高中同學徐清茂，大學考上輔大中文系。一日相遇，告訴我他們系上有一位兼課老師鍾露昇副教授⁽⁴⁾是研究臺語的。他從美國留學回臺後，在師大教音韻學，也在輔大兼課。徐清茂陪我到鍾老師家拜訪，他正好不在，我留了字條，表示「想跟您學語言學」。他立刻給我回信，我還記得信中說：「好極了！你來吧！」從此就去旁聽他的課。我聽了聲

韻學和語音學的課，他語音學的課只有五位女學生修課。我好奇地問她們說：「妳們為什麼會喜歡上語音學的課？」她們說：「沒有啦，我們也沒有興趣。只是老師做人很好，因為只要少於五位學生選修，他的課就開不成。我們就約好來修他的課。」真是感謝她們，如果不是她們的善心，我就沒有機會上鍾老師的語音學了。每次上課前，我都先讀了老師指定的教材，了解了，還畫了發音圖，自任小老師，我是唯一很有興趣學語音學，並且學得有心得的學生。

鍾老師有一本一九六七年的調查報告《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⁵⁾，書中調查、訪問了四百多人，畫了很多語言分布的地圖，這本著作後來成為我走向地理語言學的啟蒙書。

我在文化學院中文系時，很少去上課，只認真去上周何老師的文字學，其他的功課都只求通過就好。我大部分時間去臺大旁聽屈萬里教授⁽⁶⁾的課，去師大旁聽鍾露昇老師的課。在校內，大部分去哲學系聽課。

我用鍾老師教的音韻學，自己整理臺語、日語、北京話和中古音的對應規律，用楊時逢的《臺灣桃園客家方言》（一九五七）調查報告當教科書，一星期就學會用客語講故事。

中文系大三才上聲韻學，但我大一的時候就把中國聲韻學讀通了。大二時，有一次去拜訪陳新雄教授⁽⁷⁾，他是師大聲韻學博士，在文化學院兼課，我跟他談聲韻學問題，他懷疑我這個

大二生真的懂聲韻學嗎？他就考我：「中國文化學院」這六個字的中古音聲母、韻母、等、攝，上古音韻部。我不假思索，立刻就答出來了。以後他對我刮目相看，見了人就誇我。

我大三時，鍾老師離開臺灣去美國讀博士，他在臺灣四年，只教出我這個旁聽生。他得到教育博士，改行華語教學，沒有繼續做方言學研究。一九八八年我的臺語文研究稍有知名度，應邀到美國巡迴演講三個月，跑了三十個州。我在西雅圖見到了鍾教授。他是「地理語言學」的開山祖師，我在地理語言學的研究上承其衣鉢，他很高興。我從一九八五年到二〇一五年，全臺跑透透，做了三十年田野調查，走遍臺灣鄉鎮紀錄各村里、聚落臺語、客語、原住民語的分布及其語言使用情形，二〇一六年將出版新書——《台灣語言地圖集》，我是唯一繼承他的志業的學生，因此他在八十六高齡，還高興地為我寫了一篇〈序〉。

我的個性很雞婆，有什麼東西喜歡跟人分享。大一時，我創立了「語言社」，自任社長，找專家來講語言學，又給社員教語音學。

我喜歡思想性的課程，常常和文化學院的一群天才學生討論哲學問題。我去聽哲學系教授毓鋆老師⁽⁸⁾講課，他是溥儀的堂弟，一位滿州王爺，他在文化學院講儒家和道家思想，有很高的造詣，很多學生跟他學四書五經，我上了他很多課，我的易

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老子、莊子、商君書，都是跟他學的。我有空常去他在南港的家拜訪他，向他請益。

但在思想上影響我最大的是文化學院哲學系講師王競雄⁽⁹⁾。王老師大我十歲，是娃娃兵出身，他不想繼續當兵，退伍考上臺大哲學系，畢業後到文化學院哲學系任教，我常去旁聽他的「形而上學」。重要的是我課後常去找他談哲學問題。他跟我談他寫的「歷史渦漩論」。他認為時代創造英雄，英雄是渦漩的核心，引領風潮，推動時代的前進。我受到他的啟發，也自以為是天才、是英雄，可以創造時代。

從小所接受的傳統英雄主義、日本武士道精神，使我很容易接受王競雄的「歷史渦漩論」。另外我父親給我的教育也深刻的影響了我。我祖父是大地主，父親讀過四書，寫得一手好字，也會做對子，他喜愛音樂、藝術。但他是一個失敗的小知識份子，他的才氣無法發揮，做過小生意，當過礦工，一生平凡度過。但他胸懷大志，他寫給我的對聯：「爭利須爭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說明了他對我的期許。

英雄主義理論加上來自父親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是我走上革命的思想背景。但是如果沒有革命的冒進主義思想，我也不會去坐牢的。

我大三那一年，王競雄說他不教書了，要到山上去寫書。毓老每月贊助王老師五百元，三百元吃飯、其餘當零用錢。

起初王競雄到獅頭山讀書寫作，我每月拿毓老贊助的錢去給他。一見面，兩人就開始談哲學，徹夜談，直到天亮，第二天下午回家。這樣維持二年不輟。那是我知識與思想飛躍進步的時候。我飢渴地博讀哲學、物理、



父親的書法掛在洪惟仁家裡客廳，對聯：「爭利須爭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說明了他對洪惟仁的期待。（陳銘城 攝影）

天文、地理、心理、經學、佛學的書，部分是英文或日文的。

接著我去當兵。在軍營中，我利用時間把一套德語翻譯的物理學教科書三十六冊讀完了，還讀了一本核子物理學的書，一本科學概論。我雖然沒有繼續研究物理學，但這些書籍為我後來研究語言學的科學方法打下很好的基礎。

一九七〇年我退伍，王競雄搬到花蓮太魯閣「禪光寺」⁽¹⁰⁾。趁著退伍後、開學前的暑假，我去看王老師。我們討論的話題不再限於哲學，王競雄開始熱衷於討論共產主義，這是我過去沒有碰觸過的。

在這裡我遇到一些後來在不同領域嶄露頭角的天才型人物，他們都受到王競雄或深或淺的影響，而走向政治的道路。

花崗國中老師陳瑞麟也在禪光寺靜養、讀書，他就是後來極富盛名的作家陳列⁽¹¹⁾，他非常文靜，話不多，但是很有人格魅

力。他是學生心目中的偶像，後來學生亂說真話，一查，說是受到老師的影響，他受牽連，被以「為匪宣傳」的罪名，判了七年，關在景美看守所，不巧和我同牢房。我們在禪光寺揮別之後，第一次重逢竟然是在監獄。他出獄後專心寫作，成為有名的散文家，得過好幾次百萬文學獎，文章也編入國文課。又曾經在花蓮代表民進黨參選國代。

曾健民也是一位作家，我曾在那裡讀了他的一篇文章〈壓下的山影〉，覺得很震撼。當時只覺得他是一位有才氣的文藝青年，沒有什麼政治傾向。也許受到王競雄的影響吧，後來他和陳映真合流，成為統派的大將。

樊邦弘⁽¹²⁾是一個花蓮高二的外省孩子，他小我八歲，當時因為留級，跑去禪光寺靜修。他很聰明，我和他談很多哲學問題，他一下就開悟了。王競雄應該也跟他談哲學，但當時王競雄的思想已明顯左傾，跟我們談的都是擁護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議題。

當時我已考上師大國文研究所，九月我就回學校上課了，我跟王老師討論政治的時間不多，但是我的思想受到很大震撼，我狂熱的左傾思想就是那時候開始的。

樊邦弘受到王老師的影響更深。因為我回學校之後，樊邦弘繼續和王老師一起住在禪光寺。後來王競雄搬到大岡山一間佛寺，樊邦弘比我更常去看他。

王競雄搬到大岡山思想更狂熱了。他一見人就談共產革命，積極主張跟中共和談。王老師曾寫信給他以前的長官，叫做顏珍珠的將軍，叫我替他帶信到新屋顏家，那封信我沒有看過，大概內容是要他起義，和中共和談。聽說他還曾寫信給蔣經國，鼓勵和中共和談。這些動作當然是在情治單位的掌握中，當時有一個柯安正老師，跟王競雄很親密。這個人就是調查局的線民，但是王競雄一點也沒警覺。如果我沒有自己組織革命軍，另案處理，我也一定會變成他的共犯，判刑。

我回師大唸研究所，就開始找辯證法、馬克斯主義的書籍來看，但對所謂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的思想及共產黨、文化大革命的實際內容，其實完全不了解的。王老師當然也不了解，純粹是浪漫主義的幻想。我甚至不覺得馬克斯主義和當時臺灣知識界討論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思想有何矛盾之處。

雖然思想左傾，畢竟只是思想層面的，我沒有想到革命行動的問題。但樊邦弘比我還血氣方剛，那時他在臺北強恕中學復學，但常常去大岡山找王老師，也常來找我。我跟他談的大部分是自以為了解的馬克斯主義和一知半解的毛澤東思想。但有一天樊邦弘來找我，臉色很沮喪，我跟他談主義、思想，他不耐煩地說：「光說不練有什麼用？我們要行動，要起來革命啊！」這句話使我慚愧，的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光討論主義、思想，對革命有何意義？

革命？怎麼革命？當晚我徹夜難眠，開始策劃革命。我就寫了「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的革命綱領，包括怎樣吸收同志，暗殺資本家，製造社會動盪。我預期揭竿而起，必定全民響應，到時候找中共和平談判。第二天我就聯絡樊邦弘來討論，樊邦弘無異議同意我的革命方針。但我們和王競雄沒有聯絡。我曾經去大岡山向王競雄報告，我們已經成立了革命組織，但王似乎沒有意見，也沒有表示合作的意願。換言之，各搞各的啦，所以我和他的案情不同。

事實上我和王競雄的出發點是不同的。王競雄是大中國民族主義者，他跟我談的主題，大部分是毛澤東如何帶領共產黨進行革命，打倒腐敗的國民黨，建立新中國，對抗美帝、蘇帝，重建中國人的尊嚴。他相信毛澤東所領導的共產黨一定能夠把中國建設為世界第一等強國。但他看不起臺灣文化，看不起臺灣人，他認為臺灣女人沒有氣質。他表現出的那種「高級外省人」的優越感，被我扣了一些分。

我對共產黨的幻想其實都來自王競雄，事實上我對中國的共產革命一點都不了解，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也不可能了解。我認同的重點主要是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我研究的是臺灣話，雖然沒有反對中華大傳統文化，但我同時認同，並且重視臺灣文化，認同臺灣人及臺灣的利益，我並未覺得這和認同中華文化和認同中國革命有什麼矛盾。但這卻是我們之間思想

歧異之處，王競雄曾經當面和背後批評我有「臺獨思想」。這使我們開始疏離。

我念師大國文研究所時，在深坑東南工專⁽¹³⁾兼課，為了兼顧就學和兼課，我在木柵租了一間房子。我吸收的革命同志都是東南工專的學生，另一個是隔壁房間的、政大邊政研究所的學生，叫陳杭生。後來才知道他正是調查局所布置的職業學生，出獄後有朋友告訴我，他當了臺南調查處主任。但我當時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踩到地雷了。革命軍組織後，我們漸漸發覺事不可為，有些學生感覺恐懼，想要退出。我感覺挫折，提議解散，但陳杭生反對，主張「堅持下去，繼續奮鬥！」

一九七二年六月我從師大研究所畢業，立刻接受辭修中學⁽¹⁴⁾聘任，辭修中學是為紀念陳誠辦的私立學校，校長就是陳誠的兒子陳履安。辦學的初衷原本是要辦一個平民學校，實際上是以升學為目的的貴族學校。我一進去就開始上暑期補習班。開學不久的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我在上課時被調查局逮捕。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我被（景美）軍法處以意圖叛亂罪，判刑十年。所謂「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既然是我一人所策劃，因此整個案子我一個人完全承擔責任，樊邦弘和其他學生偵訊後都被釋回。樊邦弘後來考進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即世新大學前身。畢業後從事燈飾業，娶了一位賢內助，創立了「真明麗」（NeoNeon）公司，曾經是世界最大的燈飾業巨擘。

在景美看守所判決後，我被送到隔壁的外役監。我本來以為會碰到我的高中同學羅子玄，但他已經送綠島了。我被送到一個房間，卻意外地和陳瑞麟同房，讓我嚇了一跳。我和陳瑞麟不但同房，而且又一起在縫衣部當外役，我們的縫衣機又正好相鄰，太有緣了吧！

但陳瑞麟人緣好，沒被送去綠島。我笑他說：坐牢資歷不完整。景美看守所的班長，知道我的手藝好，叫我車西裝，幫他賺外快。但後來我眼角膜炎，他只帶我出去看了兩次，眼睛一直發炎，一條線看成好幾條，他對我說，因為沒有達到生命危險，不可以再出去就醫了。於是我無法再做工，請假呆坐。既然沒有廉價勞力的價值，不久就被送去綠島了。

我坐牢時，母親常去看我。我一直英雄主義地以為自己惹出來的禍自己承擔就好，事實不是這樣的，我給家人帶來傷心、恐懼與困擾，我一點都不知道。我的母親自從我坐牢以後，精神恍惚，有一次母親從金山輾轉來景美看守所看我，回程時，竟然搭錯車坐到金瓜石去了。我坐牢時警察定時來我家「關心」，有時說話不客氣，甚至語帶威脅，有一次父親生氣了，摔椅子，大聲說：「我兒子已經被你們抓去關了，還要怎麼樣？」這些是我出獄後才知道的事。

我很感激父母和兄弟給我的愛，他們在我坐牢時，不斷地寄書籍、物品、筆墨、水彩顏料來給我。母親還帶著吉他，一路



洪惟仁喜愛看地圖，在獄中天天翻閱黎明出版社的《世界地圖集》，這本地圖集是他哥哥送進監獄給他的。（洪惟仁 提供 / 陳銘城 翻攝）

帶到綠島給我。我要什麼，他們都會給我送去。

我在綠島坐牢時，學會了下象棋，彈古典吉他，練書法，看畫冊，也畫了很多畫。我可以在二十分鐘內，完成一幅頭像素描，許多同窗難友請我畫人像畫，寄回家。我也畫了許多水彩畫、鉛筆畫，有寫生、有臨摹，也有想像畫。我畫的風景畫都和綠島景色無關，因為除了第一次乘車入獄，瞄了一下綠島，我根本沒仔細看過綠島的風景。

我自嘲在綠島兩年，過的是「琴棋書畫」的日子。我畫的畫，大多以筆名「Bilow」，或「彌勞」簽字，這是我少年時代的筆名「洪濤」的英譯。畫作的年分，我本來都寫西元年代，但監獄人員說不可以，出獄時被他們直接將一九七六年，改成民國六十五年，那不是我的字跡。家裡寄來給我的書，也都要經過獄方檢查，獲准的就蓋上「毋忘在莒」的印章。有一本《臺灣的歌仔戲研究》，是張炫文的碩士論文，是他本人送我的書，



家人寄到獄中給洪惟仁的書，都需檢查蓋上「毋忘在莒」字樣。
（洪惟仁 提供 / 陳銘城 翻攝）



洪惟仁在綠島坐牢時，所繪的水彩畫「樹林幽徑」。（洪惟仁 提供 / 陳銘城 翻攝）



1976 年，洪惟仁在獄中的美女臨摹畫，他以筆名「彌勞」簽名，他寫的西元年代、日期，被獄方改為民國紀年（請見日期的筆跡）。
（洪惟仁 提供 / 陳銘城 翻攝）



1976 年，洪惟仁在綠島的素描畫「維那斯」，他以英文筆名 Billow 簽名。（洪惟仁 提供 / 陳銘城 翻攝）



1976 年，洪惟仁在綠洲山莊的臨摹畫作「半裸女」。
（洪惟仁 提供 / 陳銘城 翻攝）

我請母親寄來給我看，結果，因為有「臺灣」兩個字，那本書就被沒收了，到出獄時都沒還給我。

坐牢期間，最高興的是每天各有二次的放封散步時間，這是難友交流的主要時間。晚上七點到九點，是休閒時間，可以坐在走廊看電視，各牢房的門會打開，難友可以自由到各牢房走動和交談。

我犯案時的政治主張可以歸類為「左統」，因此比較常和陳映真⁽¹⁵⁾、林書揚⁽¹⁶⁾談社會主義的理論。林書揚被判無期徒刑，一九八四年出獄時已經坐了三十四年牢。在獄中他是共產黨理論導師，許多年輕左派都以他為師。陳映真也是左派的共產主義者，也有相當深度的理論，是年輕左派的領導人。為了隱密，我們的交談通常說不很流利的日本話。但我後來發現他們所談的主要是列、史、毛的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和馬克斯主義理論有相當的距離。

當時大家都認為左派就是統派，被粗略地歸類為「紅的」，主張臺獨的被歸類為「白的」。事實上臺獨也有左派，顏尹謨⁽¹⁷⁾讓我知道左派不都是統派，也有獨派。他告訴我說：日治時期的臺共，主張殖民地臺灣要獨立。中共在戰前也是主張臺灣獨立的，但他們是主張從日本獨立出來，戰後臺灣歸中華民國管轄，他們才改而反對臺灣獨立。

在牢裡「紅的」和「白的」表面上相安無事，心中是有一點

嫌隙的。但我從沒有因政治立場跟他們結派。除了統派、左派，我和獨派、右派的難友都保持相當友好的關係。正因如此，兩派都沒有把我看成「自己人」。

我被判十年，一九七五年蔣介石去世，蔣經國宣布大赦，但政治犯只減刑三分之一，共產黨更沒有減刑。我減刑的結果只坐了六年八個月，依慣例，政治犯出獄前必須接受兩年的洗腦，洗乾淨了才放出去。我在出獄前兩年（一九七七年）被送往土城仁愛教育所接受感化。在這裡我學會了陶藝。

我也接觸到更多的資訊，深刻的了解馬克思主義和列寧、史達林主義的差異。我開始懷疑共產黨革命的正當性、可行性和必要性。一九七八年我出獄時正好發生美麗島事件，同年魏京生⁽¹⁸⁾發表大字報，一九七九年魏京生被捕。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一連串的事件衝擊著我的思想，我開始醒悟過來。比較兩岸的政治發展，我發現臺灣是越來越福利化、民主化，而大陸卻走向資本主義、堅持獨裁。標榜社會主義，卻實施最原始的資本主義，標榜民主集中，卻只有集中而無民主，這不是一個誠實的政黨，也不是臺灣人民可以依



洪惟仁 1978 在土城仁教所做的「箸籠」瓷器。
（陳銘城 攝影）

靠的政黨。

我一向反對民族主義，反法西斯、反獨裁。我認為國家只是保護人民的軀殼，而不是限制人民自由的枷鎖，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殺手。大國富強也好、小國寡民也好，統也好，獨也好，都不是我的堅持。我關心的是臺灣人民的幸福，政治的是非對錯，社會的正義與邪惡。因此二〇一五年我家的門聯寫著：「非藍非綠但烏白，可統可獨顧臺灣」。



洪惟仁夫妻與長子洪敦謙的合照。（洪惟仁提供 / 陳銘城 翻攝）



洪惟仁出獄後曾隱居臺北石碇山中（1987-1988），圖為他的母親、妻兒的山居生活照。

（洪惟仁 提供 / 陳銘城 翻攝）



洪惟仁出獄後在家以翻譯、寫稿為生，直到 1988 年才到中研院歷史所，當龔煌城教授助理，專門調查臺灣閩南語方言，圖為蓄鬚的青年時代居家照。

（洪惟仁 提供 / 陳銘城 翻攝）



洪惟仁（左 2）1988 年應邀赴美日兩國巡迴演講，圖為途經夏威夷時接受臺灣同鄉接待，與臺語專家鄭良偉（右 2）合影。（洪惟仁 提供 / 陳銘城 翻攝）



洪惟仁（右）帶著兒子（左）上街頭，參加 1990 年 5 月 20 日「反軍人干政」遊行。（洪惟仁 提供 / 陳銘城 翻攝）

洪惟仁每年自己寫春聯，表達心聲。圖為 2015 年的春聯，表達晚年不堅持統獨藍綠，只關心臺灣人民幸福，政治是非對錯，社會正義與邪惡的思想。（陳銘城 攝影）



順便談到王競雄，他是以另案被判十年。他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自閉又疑心重重，被捕時已經顯示精神異常了。大約一九七四年，我們在景美看守所的政治犯約一百多人分三部車，被押送綠島。由基隆坐船出發，原本要在綠島登陸的，因遇大

風被送回花蓮港。我們被安排在一個軍營裡，在營房內可以自由交談，我就在那時再見到王競雄，但我們已經談不來了。

在獄中我們都一直被要求寫「自行自勉」，不斷地否定自己。但是王競雄不肯寫。聽說他在坐牢時精神失常，刑滿時他的哥哥已經死了，有人說他因為沒有保人，被送到玉里療養院，病故於療養院，也有人說死在外面某地。我和樊邦弘一直在找他的墓地，至今沒有消息。無論如何，他是我們的老師，我們永遠懷念他。

一九七八年五月我出獄，和父母住在金山，一直沒有工作，都靠寫稿和日文翻譯為生。次年和黃美慈結婚，婚後我和妻子、孩子在金山、朴子、蒜頭之間遷徙，後來又搬到石碇山上，過著山居的歲月。其間（一九八四年）我曾經到《夏潮》雜誌當記者，筆名「洪鯤」。蘇慶黎是我們的總編輯，但我不是統派的核心人物，我只是一個跟班的記者。

除了《夏潮》，我也在許多民主刊物寫了許多關心臺灣語言文化的文章發表。後來輯為四本書，一本《回歸鄉土、回歸傳統》（一九八六）由自立晚報社經銷，另三本《臺灣語言危機》，《臺語文學與臺語文字》以及《臺灣方言之旅》（一九九二）由前衛出版。另外有兩本比較專業的著作《河佬話聲調研究》、《台灣禮俗語典》，一九八五年由自立晚報社出版。那段時間可是我最「出名」的時候，報章雜誌常常可以看到我的文章，

也很容易買到我的書。一九八八年春我接受日本同鄉會、北美同鄉會、臺美基金會邀請，到日本、美國巡迴演講三個半月，遊歷東京及美國三十州，發表五十幾場演講。

一九八七年被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張炎憲教授邀請擔任中央研究院田野研究室兼任助理，一九八八年被中研院歷史所研究員龔煌城教授賞識，找我當「臺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專任助理，專門調查臺灣閩南語方言。其間一度擔任約聘助理研究員（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一度接受日本交流協會聘請到日本天理大學做訪問研究（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這段時間我住南港、汐止。我在中央研究院將近十年的經驗，使我決心走向學術殿堂。

一九九六年我考取清華大學語言所博士班，同年在靜宜大學兼任副教授，那時我已經五十一歲了。一九九九年受聘為元智大學中文系專任副教授之後，我在內壢元智大學附近買下現在住的房子，從此定居桃園市中壢區。

二〇〇三年我取得清華大學文學博士，同年升任教授。二〇〇四我被邀請到臺中教育大學擔任臺灣語文學系創系主任，直到二〇一一年屆齡退休。

註 /

- 1 《野風》(1950-1965)，文學性雜誌。由臺糖年輕職員「金文、司馬行、予舍、辛魚、黃楊」(皆為筆名)五人共同創辦。以「創造新文藝，發掘新作家」為宗旨，是兼顧文藝性與大眾化的民營刊物。參見「台灣文學期刊目錄資料庫」網站：<http://dhtlj.nmtl.gov.tw/opencms/journal/Journal065/> (2015年8月18日瀏覽)。
- 2 蔡茂豐，1933年生，屏東人。日本國立筑波大學學術博士，專長為日本語學、日語教育學。參見「蔡茂豐的個人檔案」網站：<http://www2.nkfust.edu.tw/~jwd/YehShuWha/7professiontsai.htm> (2015年8月18日瀏覽)。
- 3 羅子玄，1947年生，基隆人。涉1969年「筆劍會邱新德等案」，被判刑5年。
- 4 鍾露昇，1927年生，祖籍福建惠安，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語科畢業，著有《國話語音學》、編《注音詳解古今文選註》，英譯古文多種。
- 5 參見洪惟仁主持，〈台灣閩南語方言地理學研究〉報告(國科會研究計畫，2003)。
- 6 屈萬里(1907-1979)，祖籍山東。曾任臺大中國文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參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 屈萬里」網頁：http://www.cl.ntu.edu.tw/people/bio.php?PID=132#personal_writing (2015年8月18日瀏覽)。
- 7 陳新雄(1935-2012)，祖籍江西。曾任師大國文研究所教授、國文系名譽教授，專長聲韻學、詩經、訓詁學、東坡詩詞、文選。參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網頁：<http://ch.ntnu.edu.tw/people/bio.php?PID=19> (2015年8月18日瀏覽)。
- 8 毓璠(1906-2011)，愛新羅氏，清皇室後裔，生於北京，儒家學者，外界都稱其「毓老」。
- 9 王競雄，1932年生，祖籍安徽壽縣。與受訪者同因政治案件被捕，另案被判決10年。
- 10 禪光寺，位於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長春」的一處的山寺。緣於1960年中橫公路開通後，花蓮縣觀光協會為發展太魯閣的觀光，請出身花蓮的比丘尼釋心性法師，在太魯閣興建寺院增添景觀。參見「台灣佛寺時空平台 / 寺院基本資料 / 禪光寺」網頁：<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taiwanbudgis/searchRes.php?id=972A40> (2015年8月18日瀏覽)。另參見陳列，《躊躇之歌》(新北市：INK印刻文學，2013)。
- 11 陳瑞麟，1946年生，嘉義人，作家，筆名陳列。在花蓮花崗國中授課時，因談及「反共無望」，1972年被捕，入獄4年8個月。著有散文書《地上歲月》、《永遠的山》、《人間·印象》和《躊躇之歌》。
- 12 樊邦弘，1952年生，祖籍四川。與受訪者同案被捕，後以未滿18歲被釋回。
- 13 東南工專，現名東南科技大學。參見「東南科技大學 / 校史簡介」網頁：http://www.tnu.edu.tw/cont_two.asp?m_unit=32&mlistnum_two=5&mt_unit=193&mlistnum_three=5 (2015年8月18日瀏覽)。
- 14 辭修中學，位於新北市三峽區，私立高級中學，設有國中部、高中部。參見「辭修高級中學」網站：<http://www.tsshs.ntpc.edu.tw/> (2015年8月18日瀏覽)。
- 15 陳映真，1937年生，生於苗栗，臺北鶯歌人，本名陳永善，作家。涉1968年「民主臺灣聯盟陳永善等案」，被判刑10年。
- 16 林書揚(1926-2012)，臺南人。涉1950年「省工委會臺南縣麻豆支部謝瑞仁等案」，被判無期徒刑，1984年自綠島出獄，被關了34年。

- 17 顏尹謨，1940年生，彰化人。涉1969年「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林水泉等案」，被判刑15年。參見〈顏尹謨先生訪談錄〉，收錄於《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事件訪談錄》（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4）。
- 18 魏京生，1950年生，中國北京人，民運人士。1978年在北京西單民主牆貼大字報，宣揚民主，被以反革命罪與陰謀顛覆政府罪被判刑，後流亡美國。

採訪時間	採訪地點	主採訪者	說 明
2015年6月22日	桃園市中壢區富強西街洪宅	陳銘城	本計畫
2015年6月11日	桃園市中壢區富強西街洪宅	陳銘城	本計畫，難友陳列陪同受訪

錄音轉文字稿 / 陳銘城

文字稿整理 / 陳銘城

修稿 / 洪惟仁、陳銘城、陳列、曹欽榮